

是郭琇造成的米粮亏空。但张绮梅被夹十一次仍不开口。见到众人惨象，郭琇怒不可遏地厉声道：“若辈不过欲死我耳，何不诬承而自苦若是？”主审官问道：“你不畏死吗？”郭琇回道：“堂上主审才畏死。”唇枪舌剑的争论，让主审官面红耳赤，严加用刑。但受刑者却宁死不屈，导致案件审讯并未朝着主审的方向发展。

第二年正月，康熙帝发布谕令，要求不得对大臣动刑审讯，并恩准放免郭琇回籍。郭琇这才免于灾祸。

再度复起，终废田园

遭此变故，郭琇被迫在故乡蛰伏达九年之久。其间，政敌依旧在寻找机会，意图置郭琇于死地。幸得命运垂青，同僚搭救，郭琇才转危为安，但依旧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

到了康熙三十八年，郭琇的命运才出现转机。当年皇帝巡幸江南，经过吴江地界。当地万余百姓跪拜于长江两岸，康熙到时皆口颂十几年前郭琇为官之德。康熙帝大为诧异，令侍臣传旨询问：“从前郭琇为官可好？”万民齐声回奏云“好”，并连声高呼而不绝口。

回銮途中，康熙帝今年过花甲的郭琇迎驾于德州。同年卢道悦看到郭琇，高兴地写道：“同年郭华野(郭琇号华野)先生来德州接驾。父老想望其风采，于道路上聚众观望，以致车马不能前行。”他感叹道：“从前史书记载，司马温公(即司马光)赴阙，卫士加额呼司马相公，百姓遮道聚观，以致马不能行。如今郭华野前来，竟与司马温公同。”

康熙帝在德州召见了郭琇，并对随行的九卿官员说：“朕幸江南，吴江百姓时隔多年仍感念郭琇，可见确实是个好官。”不久，上谕下发，原任左都御史郭琇，此前为吴江令，居官甚善，百姓感颂至今。其人有胆量，可授湖广总督。”郭琇接旨后，立刻走马抵任。

在湖广期间，郭琇虽然年岁渐高，却魄力不减：他励精图治，广施惠政，过问田赋钱粮，关心黎民疾苦。同时他还不改初衷，继续连连上疏，弹劾当地贪官污吏，澄清湖广吏治。刚刚上任，郭琇就上疏“参襄阳知府贪酷”，接着又上疏“参兴国州知州、嘉禾县知县贪劣状”。一时间，郭琇所劾之处，“墨吏望风解绶”，贪腐风气顿时匿迹。

郭琇在湖广的作为，令康熙帝赞叹有加。皇帝赞扬巡抚李光地、彭鹏及总督张鹏、郭琇四人，“四臣皆持正清廉”。当时“上所倚毗，尤重者湖广总督郭公，北直巡抚李公，江南总河张公，广东巡抚彭公，朝政大者，往往驰驿而咨焉，唯其言是采择，天下号四君子”。

第二年，河南巡抚徐潮陛辞，康熙帝告诫他说：“尔去但如郭琇为官，不但今日之名臣，即后世亦皆敬仰矣。”康熙四十年，郭琇自感精力衰退，难以料理政务，又失望于康熙后期日盛的贪腐，便上疏以老病乞休。但康熙帝降旨挽留说：“卿才品优长，简任总督，正资料理，照旧供职，不必以衰病求罢。”郭琇再三以病为由乞休，康熙帝一再挽留不准，并感叹道：“琇病甚，思一人代之而不可得，能如琇者有几人耶？”

就在此时，构陷诬告又沉渣泛起。御史左必藩、给事中朱骏业接连上疏弹劾郭琇。到了康熙四十一年，郭琇再次被罢官，黯然回到即墨故里。

回到故里后，郭琇拿出自己俸禄，接济同族贫寒者。在故里，郭琇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三年。乾隆四年（公元1739年），郭琇被列名人即墨乡贤祠和吴江名宦祠。



即墨古城内的“铁面御史”牌坊 鲍青 摄

郭琇在江宁时，曾向康熙帝呈递《特参河臣疏》。图中为《四库全书》中收录的其《特科大臣疏》。

郭琇在江宁时，曾向康熙帝呈递《特参河臣疏》。图中为《四库全书》中收录的其《特科大臣疏》。

何足问哉?而逆奴竟以此怙其主乎?”他将伪造的信札焚毁,并将奴仆按律治罪。
在江宁,汤斌严于律己,刚正不阿,锱铢不取,清正廉明,献身正来澄清当地吏治。汤斌贵为巡抚,自奉俭约,生活朴素,夫人及诸公子皆穿布衣,吃青菜,有时还挖回呼诸空地上的野菜。因为每天以豆腐作羹,民间还流传着“豆腐汤”。汤斌在京临终时,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,靠着别人资助,才得以成殓安葬。

为了构建清廉的官员关系,汤斌从不受贿,也不行贿。为了坚守信念,汤斌还曾因此开罪权臣明珠。当年他请求减免赋税的奏折获准,内阁大学士余国柱给他带信说,能够减免赋准皆因明珠之力,吴人应当有所回报。其实这是公开索贿,汤斌自然没有答应,明珠为此还恨在心里。

在汤斌的影响下,下属官员清廉如水,不行贿也不纳贿。常州知府祖进朝,以小过失被降职,汤斌知其廉能,仍予重任。祖进朝感激汤斌的信赖,为官治民更加兢兢业业。祖氏想送汤斌一件棉袍作感谢,却总是不敢开口,棉袍始终穿在自己身上。当时每逢地方官员考核,明珠和余国柱的门前,送礼请托的官员不绝于道。而汤斌的属官前往送礼的一个也没有。

汤斌在江宁巡抚任上两年有余,留下了诸多值得称赞的业绩。乾隆元年,皇帝追谥汤斌“文正”谥号,这是古代文臣的至高荣誉。到了道光年间,理学家倭仁以汤斌来褒奖曾国藩:“涤生乃今之汤潜庵也。”

次年，已经是左都御史的郭琇又上《特参近臣疏》，弹劾备受康熙帝宠幸的近臣高士奇。高士奇当时担任侍讲、起居注之职，随侍皇帝左右，因机敏甚得赏识。康熙帝甚至常让高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辑章诗文。但他靠着恩宠，结交朝廷权臣，植党营私，敛财自肥。郭琇在奏疏中，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“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，价值八千金”，罪状惊人。

《特参近臣疏》所列罪状，皆有实据，恩宠冠绝一时的高士奇最终罢官丢禄。
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
題二十六日奉
旨這所叅事情著九卿詹事科道一併嚴察議奏
特科大臣疏
題為特科大臣骨公結黨納賄營私仰請
乾衛立賜嚴謹以清政本事臣聞自古帝王御天下之
欽定四庫全書

次年，已经是左都御史的郭琇又上《特参近臣疏》，弹劾备受康熙帝宠幸的近臣高士奇。高士奇当时担任侍讲、起居注之职，随侍皇帝左右，因机敏甚得赏识。康熙帝甚至常让高士奇书写密谕及纂辑辑章诗文。但他靠着恩宠，结交朝廷权臣，植党营私，敛财自肥。郭琇在奏疏中，揭露高士奇一次就受贿“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，价值八千金”，罪状惊人。

《特参近臣疏》所列罪状，皆有实据，恩宠冠绝一时的高士奇最终罢官丢禄。

连遭构陷，不容官场

短短一年有余，郭琇连上三疏，相继参倒了河道总督、内阁大学士和帝王贴身边臣，引起朝廷震动和议论，“天子为之改容，举朝为之失色”。

盛名云集时，毁言亦随至。对于阿附明珠的官员来说，郭琇在朝无疑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，所以“群党侧目，百端交构”，纷纷制造谣言，对郭琇恶语中伤。郭琇此生以三大疏而起家，又因三大疏而招祸，终生不得安宁。

政敌们悉数蛰伏起来，悄悄等待出手的机会。郭琇上《特参近臣疏》的次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,就让他险些丧命,最终被迫休致回乡。

康熙二十九年，山东道监察御史张星法上疏，弹劾山东巡抚钱钰贪黷渎职。钱钰上奏辩解，声称张星法是受郭琇指使来弹劾自己，其言“郭琇曾致私书于己，保举家乡父母官即墨知县。因不得允准，就迁怒并怂恿御史纠参”。郭琇特上《剖明心迹疏》，承认曾寄书于钱钰嘱咐知县等官，但并未指使疏参钱钰，他在奏疏中抗辩说：“某为总宪，岂敢参一巡抚，而假手御史耶！”但经过吏部议定，郭琇以“私书罪”拟予杖刑。康熙帝认为郭琇平日敢言直谏，宽宥杖刑，改降五品调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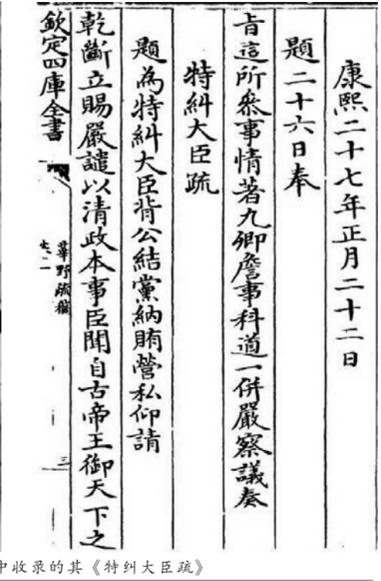
正在此时，曾被郭琇参劾过的佛伦，见有机可乘，便趁火打劫上疏诬告：“郭琇的嗣父郭尔印，乃是明季御史黄宗昌的家奴。郭琇之父郭景昌原名郭尔标，曾入贼伙伏法。郭琇私改父名请造封，应予追夺。”各部官员对郭琇本就心存偏见，未加调查即同意此请，并将郭琇速往江宁勒治。

康熙帝眼见郭群臣起攻之，众口一词要置郭琇于死地，深知此乃郭琇蒙冤受屈。他令大学士伊桑阿在无人时，询问郭琇是否系郭尔标之子。郭琇涕泣道：“臣祖父文耀，因尔标之乱而身亡。我怎能指仇为亲？有人挟仇谋害，实属罗织。”康熙帝虽知其清廉无瑕，却也对朝廷议论颇为顾虑。两相权衡之下，他最终令郭琇休致返乡。短短三年之内，郭琇因正直敢言擢升高位，又因开罪群臣被构陷驱逐。

郭琇虽然获得了帝王恩赦，但仍未逃离致命危机。怀恨在心的佛伦又上疏道：“郭琇系休致之员，乃悖旨不速回原籍，潜藏京师……”接着又有人落井下石：“郭琇任吴江县令时，曾侵吞官仓粮二千三百余石。”朝廷令郭琇携家人急赴江南，接受审讯对质。

官仓粮食被吞没，的确发生于郭琇任期内，但和他没有直接关系。当时监管仓贮的县吏赵炯收了两年糟米二千三百石后，却中饱私囊，暗中制造亏空，郭琇对此并不知情。后来，仓贮署印移交给新任官员张绮梅，他的行迹才随之败露。郭琇当时已经调离，而赵炯则畏罪潜逃。郭琇知晓后，一面派人代交漕粮足数还仓，一面修书给新任知县以及江宁按察使，恳请通令严捕赵炯归案。但按察使高承爵既和高士奇同宗，也是明珠的侄女婿，和郭琇关系恶劣，故意放纵而不缉。本来早该了结的陈案，如今再度被翻出，成为整垮郭琇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五十三岁的郭琇，按照朝廷的指令，于盛夏冒酷暑自京起行。他先回到原籍山东，接受巡抚佛伦的审讯，再有人押送到江宁关押。郭琇在牢中苦苦等待月余，迟迟不到案件审理。直到十月初，按察使衙门才开始审讯此案，他们并未积极追捕赵炯，反而严刑逼问郭琇的家人。接赵炯印结的张绮梅，在堂上出示相关证据，然而却遭主审官夹讯，逼迫他供认



郭琇画像及《四库全书》中收录的其《特科大臣疏》

三疏既上，贪官敛迹

郭琇升御史时，已年届半百，却敢于任事，锐气十足。

康熙二十七年，郭琇上了一篇《特参河臣疏》，以治河扰民、中饱私囊为罪名，参倒了时任河道总督的靳辅，也让官员佛伦受到牵连降职。栽了大眼头的佛伦自此对郭琇恨之入骨，后来数次诬告构陷，而这也是造成郭琇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靳辅和佛伦，都是当时内阁首辅明珠的忠实鹰犬。明珠在“三藩之乱”中立有大功，深受康熙帝的倚重和信赖，朝政皆决于其手。随着位高权重日久，明珠也生了擅权结党的私心。内阁中，郭琇的前任上司余柱国唯其马首是瞻，其他朝臣也纷纷依附，志不同者只能敢怒不敢言。康熙帝也逐渐不满于朝政为明珠和余柱断。他借着郭琇上疏的契机，一面下旨褒奖，将他升迁为金都御史，鼓励朝臣敢言直谏；一面将靳辅、佛伦二人或革或降，翦除明珠羽翼，敲响朋党警钟。

一疏见效，令郭琇信心大增。他尚未赴任金都御史，即上更为大胆的《特科大臣疏》。如果说《特参河臣疏》只是对明珠旁敲侧击，那《特科大臣疏》可谓是单刀直向了。郭琇在疏奏中揭发明珠等人结党营私，排隔异己，贪赃枉法的罪行：“明珠负责传达谕旨，却借此贪污纳贿、笼络群臣。如果圣旨夸奖某位臣子，明珠则说是自己鼎力推荐；如果圣旨批评某臣，明珠则说皇上不喜欢你，当从容挽救。通过这些方式，明珠收取巨额财富，并网罗了大批死党……”奏疏一针见血，措词之严厉，事实之详尽，令群臣闻之“肝胆骇然”。

其实明珠擅权，早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。但他们权势熏天，岂是轻易能够撼动的？此前有几位言官“颇有参劾”，但均是“即令借事排陷”，最终闻者骇惧，不敢复言。郭琇这次上疏，无疑冒着巨大的危险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奋不顾身，能涤清官场弥漫的污浊，“臣固知其党羽实繁，睚眦必报……伏愿皇上求治，辨别奸贤，正朝野肃清之会。窃思报效，不顾身家”。奏疏呈递后，康熙帝曾问左右侍臣：“明珠如此，何无劾奏？”侍臣答曰：“人孰不畏死？”康熙帝由此愈加感叹郭琇刚正，感慨他的廉直。康熙帝没有对郭琇予以加责，反而立即准了他的奏疏，并在上谕中说：“今在廷诸臣，自大学士以下，惟知互相结引，徇私倾陷。凡遇会议，一二倡率于前，众附和于后，一意诡随。廷议如此，国何凭？……罢明珠大学士，交领侍内大臣酌用。”明珠被从轻发落，而余柱国则被逐回原籍。一次参倒了两位内阁大学士，令郭琇声名大震。康熙帝破格擢升他为左都御史，一跃升为从一品。



郭琇画像及《四库全书》中收录的其《特科大臣疏》

的胥吏痼疾。当时吴江百姓赋税沉重，是因为除了承担朝廷正税外，还要额外遭受胥吏的贪占和盘剥。郭琇除了申访衙役外，决定在吴江改行“版串之法”征税：开征赋税前，将农户应完的漕米和折银数额，发到百姓家中。纳税单据分为数联，共为十限，农户完成几成，则给几限版串。等十限全部完成，版串也就全部发完。农户拿着串单作为缴赋凭证，不用再受胥吏的欺诈。此法实行后，农户负担大减，缴税热情大增，征赋有条不紊，效率大大提高。

洗堂洗心，贪廉之变

当郭琇正在吴江“兴利除弊”时，江宁一省的政风陡变。康熙二十年，余柱国从京师转任江宁巡抚。他虽饶有才略，却是个喜好财货的贪渎之官。上任之后，他即对属下官员横加索贿，不从者往往寻找细故参劾罢官。郭琇尽力与之周旋，一边尽量满足余柱国的利益要求，一面尽力维护吴江百姓的利益。可一来二去之间，从前清廉如水的郭琇，竟成了当地遐迩闻名的“墨吏贪官”。

三年后，汤斌接任江宁巡抚。汤斌是理学名臣，极重为官操守，对贪污民财的官员极为反感。据《清稗琐缀》载，汤斌在基层巡查时，听到了对郭琇不利的传言。他召来郭琇并面责之，郭琇却诉苦道：“向来上官要钱，卑职无措，只得周旋而已。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，卑职何敢取钱耶？”回到吴江后，郭琇和衙役立刻刷洗干净，誓言改过从新，清廉如旧。他兴奋地对衙役们说：“前令郭琇已死，今来者又一郭琇也。”

但对于这则记载，郭琇的后人郭显平却并不认同：“汤斌的谥号，是文臣中最高的文正。他为官清廉，怎会对一个贪官手下留情呢？这更像是稗官野史的说传。”

在汤斌任内，郭琇的清廉和果敢彰显无遗。当时一位叫杨捷的提督驻扎吴江督修战船。他贪婪成性，趁机索取巨额财物，却遭到郭琇严词拒绝。杨捷见心愿不遂，竟然绑缚县吏，逼迫郭琇前来交涉。谈判之中，杨捷恃权自傲，出言不逊，对郭琇肆意辱骂。郭琇怒其丑陋嘴脸，义愤填膺之间，出手击其面颊，一掌竟将杨捷打入水中。后来有知府因素贿不成，罗织“枉法”罪名相威胁，郭琇愤然道：“吾肯作此盗贼事乎！”终不肯允。

郭琇后来上《十弊二可议》，讨论地方治理难题，其对地方事务的洞察，深得汤斌的赏识。郭琇前后治理吴江近八年，任内“居心恬淡，莅事精锐”，行为为江南最优，“他州县官无可及者”。

康熙二十五年，因汤斌多次举荐，郭琇调任江南道御史。后来震动天下的刚直御史，自此应运而生了。

政德镜鉴⑩

他不顾性命呈奏三疏，连续弹劾重臣权臣，直声震动天下；却也因敢言不见容于官场，屡遭排挤构陷，跌宕挫折不断。他宦海浮沉十四载，

竟远不及赋闲居乡的时间。《清史稿》也忍不住鸣冤叫屈：“直道难行，不其然哉！”

郭琇：持正清廉，三疏劾贪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本报通讯员 高洪菊

在即墨古城的街道上，矗立着一座风格古朴的旌表牌坊。在牌坊的上部正中央，镌刻有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——铁面御史。

这位“铁面御史”，便是康熙年间著名的廉臣、直臣郭琇。他曾连劾重臣，以三疏名震天下，是令贪官闻风丧胆的反腐干将。时至今日，翻阅他的奏疏，依然能透过字里行间，感受到虎虎生风的凛然正气。

在浑浊的古代官场，郭琇也难逃“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”的宿命悲剧。他因刚直见信于康熙帝，连跃数级，也因敢言开罪官僚群体，数番罹祸。他频遭政敌构陷，自辩难明，跌宕之间，几乎九死一生。心灰意冷之下，郭琇数次上疏乞归，最终荒废田园，闲居蹉跎。而对他的廉直和遭遇，《清史稿》也不无惋惜地感叹：“直道难行，不其然哉！”

力除旧弊，竹马相迎

“郭琇属于大器晚成的典型。他虽然32岁就考中了进士，但直到41岁才出来做官，一起步就整整耽搁了九年的光阴。”《即墨宗谱》副主编孙鹏说。

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，即墨人郭琇服闋（丁忧结束）赴京，参加吏部铨选。青年时期的郭琇，清苦自励，常读书于深山，不仅自己洗衣涤被，还亲自采挖野菜充饥，日子过得非常拮据。贫寒的生活，既磨练了他的意志，却也损害了他的健康。刚年逾不惑，他就面呈老态，华发丛生了。“但从郭琇后来不畏权势，连上三疏弹劾重臣来看，清瘦的躯体里，其实包裹着一颗对朝政、对百姓澎湃炽热的心。”孙鹏说。

吏部给郭琇安排的，是一个既“危”又“重”的职务——外放江苏吴江县令。这“危”乃是当时吴江面临双重困局：既未从明清易代的战乱疮痍中恢复过来，还面临着水荒、吏滑的困扰；而这“重”，则指吴江承担的赋税之重，在江苏乃至全国都首屈一指。“危重”的双重压迫下，吴江百姓怨愤沸腾，当地县官难做，是大家都不愿赴任的畏途。

任命书下达后，有人替郭琇感到惋惜和无奈，他却自信地说：“只有为地方选择官员的，哪有为官员而选择地方的？”慷慨豪气干云，令友人心生钦佩。临行之际，朋友彭孙通为他钱别赋诗，其中有“熟知父老深延企，竹马争迎郭细侯”之语。郭细侯即东汉名臣郭伋，他历任多地太守，极有政绩，所至县邑，幼儿骑竹马道次相迎。后以“郭细侯”来借指有政绩者。郭琇与郭伋同姓，又有相似的气度和胸襟，彭孙通作此诗，是期望朋友此去能造福黎庶、建立功业。多年之后，郭琇罢官遭祸，久离吴江，当地百姓依旧旧日之念之。可见在他们心中，郭琇分量之重，地位之高。

简单的行囊，羸弱的疲马，轻车简从的郭琇如此赴任了。进入吴江境，他首先看到的是江南旖旎秀美的景致：“湖沼茭白弥望，汀渚水鸟栖息，波浪汪洋淼渺。”但他还没来得及细加品味这美景，就为另一幅图画所震撼：“四野民居星散，栖处湖滨水涯，蓬风袭雨，火耕水耨，田作不足以供租赋，水产不足以偿倍出。”当时天下赋税，最重便在江南。“天下财赋首东南，东南财赋首苏州，苏州财赋馥馥乎首吴江”。这里的百姓即使日夜劳作，依旧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郭琇上任当年，吴江暴雨不断，湖水涨至丈余，禾苗被浸坏，民居陷水中。郭琇乘舟楫四处巡视，勘察灾情，慰问受灾百姓。他一面开仓赈济灾民，一面恳请暂缓征税。经此努力，民众有了果腹之物，免去了来年皇粮，受灾程度大大缓解。水患过后，郭琇详加调查洪灾频仍的主因，发现原是吴江水利年久失修，河道淤积狭窄，每逢暴雨涝灾，沿岸皆成泽国。为永除水患，郭琇招募民工，疏浚支流河道，整修滨湖田地。工程完工时，吴江似乎旧貌换了新颜，“河渠通泄，而田畴无患”。

解决燃眉之急后，郭琇开始整治最为扰民

相关阅读·

因为每天以豆腐作羹，民间呼他为“豆腐汤”。临终时，他的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，靠着别人的资助，才得以成殓安葬。

汤斌：百姓呼其“豆腐汤”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在郭琇的仕途生涯中，名臣汤斌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清人笔记中，汤斌是令郭琇洗心革面、由贪转廉的外在推动力；在正史中，汤斌也是郭琇跻身言官之列，得以大展拳脚的引路人。

汤斌讲求先“正己”，再“育人”。他曾治理江苏两年，通过这种理念，对当地的民风 and 吏治，皆有深远影响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，汤斌转任江宁巡抚。据载，汤斌赴任时非常勤俭，没有任何排场，只是穿着布衣，驾着牛车，随身仅一老仆而已。一点看不出巡抚大员的架子。路途之中，汤斌遇到一位衣冠华美的年轻官员，得意洋洋，身后随从众多。两人一路同行，汤斌的牛车偶触官员的车驾，官员侍从即厉声呵叱，而汤斌不与计较，避让或沉默。

^[1] 汤斌在京临终时,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,靠着别人资助,才得以成殓安葬。

^[2] 汤斌在京临终时,竹箱内仅遗俸银八两,靠着别人资助,才得以成殓安葬。